

天下雜誌 **獨立評論@天下**
本網站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應作者意見，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

搜尋 

首頁 >> 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 何明修：希望在於改變——雨傘運動後的香港青年人

何明修：希望在於改變——雨傘運動後的香港青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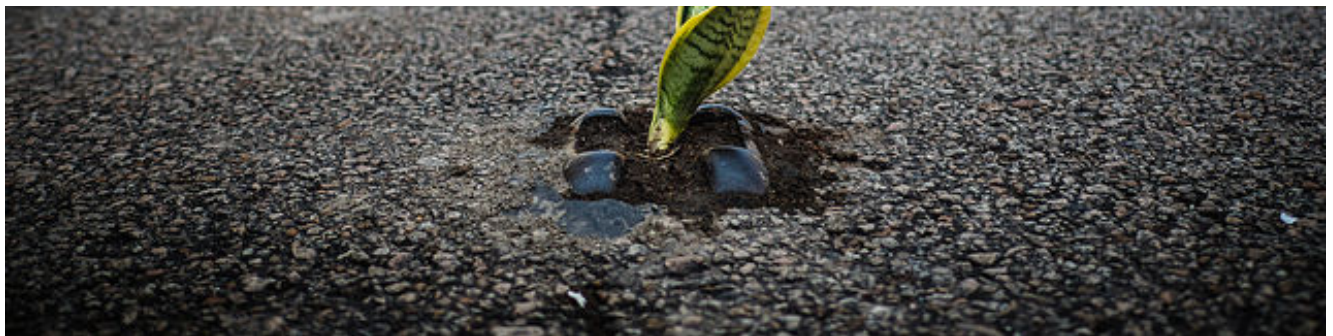
作者：何明修

2015/05/25

關鍵字： 香港 雨傘革命 佔中 太陽花學運 中國 改變



[天下雜誌](#) [最新文章](#) [熱門排行](#) [精選專題](#) [讀者投書](#) [我要投稿](#) [關於我們](#)



本文圖片皆來自Pasu Au Yeung (flickr, CC BY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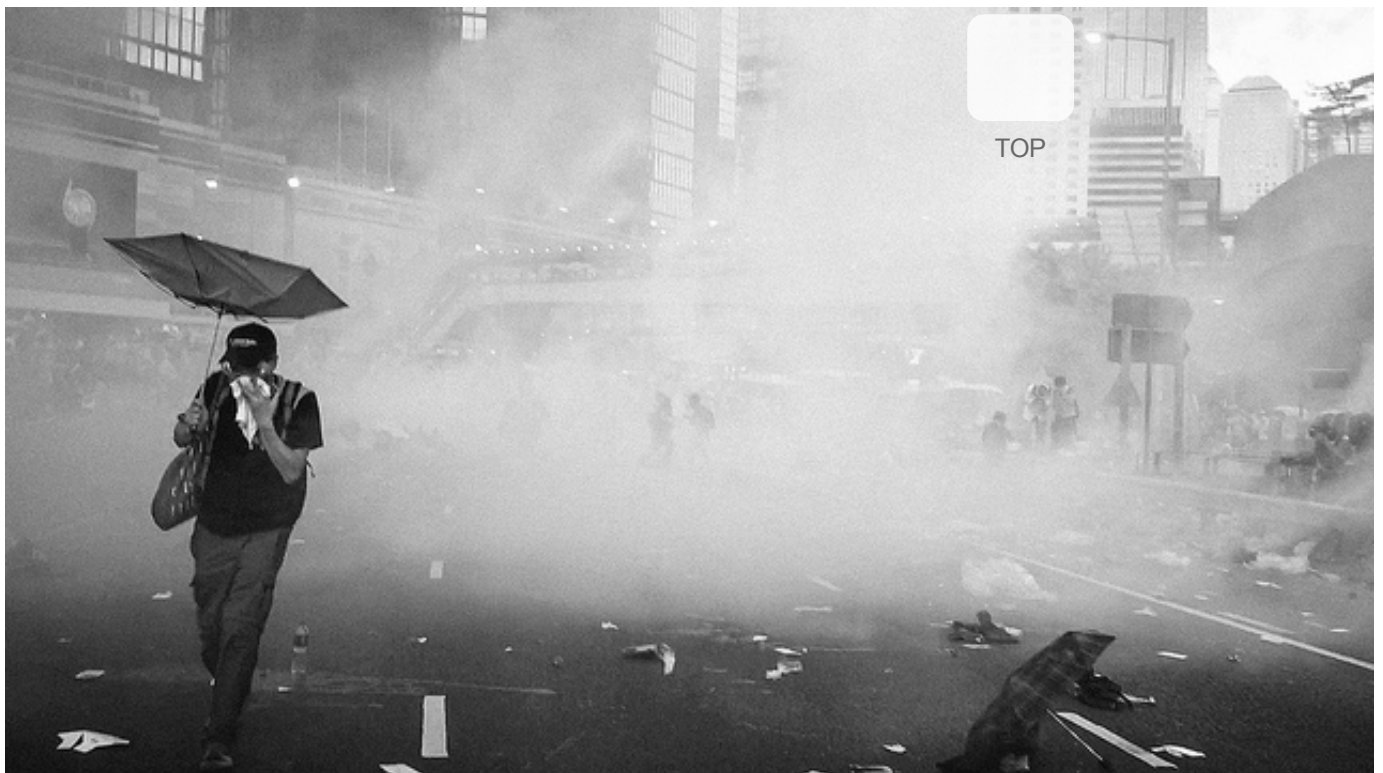
最近香港中文大學一群學生來台大社會科學院訪問，進行暑期海外進修課程，我應邀來講了一堂從野草莓到太陽花的台灣學生運動，也有機會私下與幾位同學聊起他們在雨傘運動的參與歷程與心境的轉變。整體來講，積極參與的學生感受到深刻的挫折，在密集投入這場空前的佔領運動之後，很

多人的學業荒廢了，不得不辦理停學。一個學生們最常用的比喻即是失戀，自己曾深愛的人突然間離開，心裏的苦悶不知道要向誰傾訴。也有些同學感到幻滅，覺得自己應好好專心學業，畢業後找份好工作，或是想辦法盡快移民。

● 雨傘運動前後

香港學生的無力感與失望，是來自於爭取特首真普選運動的挫敗。從2014年6月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到8月全國人大所公佈的特首選舉辦法，北京政府已經亮出底牌，就算是香港人再怎麼自我克制，共產黨就不能忍受自由而公平的選舉制度。面對北京的強硬態度，在2013年初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運動」聲勢反而不斷滑落。佔中運動領導者堅持，在沒有窮盡體制內解決方式之前，絕對不發動挑戰法律的公民抗命行動，結果在共產黨看來，這樣的溫和理性路線反而自暴其短，只不過是隻紙老虎，毫無威脅性。

正當代表溫健中產階級的佔中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香港的學生挺身而出，適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指揮棒。他們在七一進行了一場「預演佔中」，將原本看似紙上談兵的公民抗命向前推動了一大步。在9月22日，學生更發起預定為期5天的大罷課，26日晚上，學生衝入公民廣場，引發警方粗暴的對待，如此一來反而激發了更多市民的同情。接連兩天的大規模集會，總於導致了警方採用了催淚彈試圖驅散群眾，就在震耳欲聾與煙霧迷漫的氣氛下，一場國際關注的雨傘運動正式誕生。



在為期長期79天的街頭佔領中，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與學民思潮（學思）一度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實際領導者，這一群學生領袖臉孔看似稚嫩，但是他們肩頭卻十分沈重，因為他們扛起了30多年

來未竟的歷史志業。有這樣的期待，在民主回歸、泛民主黨派、佔中運動等接連的不成功努力之後，學生能成爲新一波的領袖，帶動香港社會向前邁進。儘管有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雨傘運動外有警察與黑道份子的暴力威脅，內有激烈的路線鬥爭，反對持續對峙的泛民主黨派議員與要求立即升高抗爭態勢的本土派勢不相容，一路走來顯然格外辛苦。等到12月15日最後一處的佔領區被清場時，雨傘運動早就喪失了動能，成了強弩之末。

雨傘運動唯一爭取到的官方承諾，即是特區政府願意向國務院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然而之後，特區政府仍舊在大力鼓吹「袋住先」（先入袋爲安），要求香港人認份退讓，接納一份被大打折扣的2017年特首普選辦法，彷彿雨傘運動從沒有發生過。更嚴重地是，民主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在過去聲稱要真普選的部分泛民主黨派人士開始轉向，願意有條件接受北京所提的政改方案。發起佔中運動的戴耀庭後來也公開聲明，願意以接受23條國安立法來換取真普選。也由於雨傘運動的不成功收場，學聯的地位受到打擊，港大、浸會、理工、城市大學學生會分別經過校內選舉，決定正式退出這個代表所有香港大學生的組織。

就某個程度而言，在經歷了雨傘革命的大爆發，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反而顯得更形艱困，呈現士氣潰散的窘境。這樣看來，香港學生的失落感與苦悶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 太陽花與雨傘

審視雨傘運動落幕後半年的發展，我們不禁要拿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來比照。同樣是學生主導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以長期佔領公共空間的策略來迫使執政者出面談判，最後也都沒有取得最初設定的目標（真普選、退回服貿），但是爲何其後續發展卻有如此大的差異？

在佔領立法院運動結束的當天，太陽花運動領袖宣稱「轉守爲攻，出關播種」，並且「已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取得重要進展」。在之後，我們看到台灣的青年人投入一系列改治改革的活動，例如推動罷免連署、補正公投法、降低投票年齡規定、國會監督等議題。在去年底的地方選舉中，也有打著太陽花運動名義的青年當選縣市議員或鎮長。在台灣，當初太陽花運動內部也有不同的團體與意識型態；但是出關之後，至少能保持一個「分進合擊」的共識，將矛頭對準國民黨政府。在香港，民主運動陣營內部反而出現了嚴重分歧，至少對於某些學生而言，拆解一個看似領導無方的學聯，遠比持續向特區政府施壓，是更具急迫性的要務。

從事後來看，台灣太陽花運動享有了許多香港雨傘運動所缺乏的有利條件。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必然面臨警察的強力鎮壓，但是香港人心裏卻有六四的陰影，金鐘有可能成爲上演天安門悲劇，在運動前幾天曾是揮之不去的深層恐懼。太陽花與雨傘都是兩地公民社會在過去一段期間來的復甦與集結之成果，台灣可以追溯至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而香港則可以從2006年的保衛天星碼頭、

皇后碼頭開始算。兩地所感受到的「中國因素」卻明顯不同，也形塑不同形態的社運政治。

在台灣，「中國因素」越來越被感受成爲一種侵蝕台灣民主的外力，因此抗議陳雲林來訪導致警察過度執法的野草莓運動，一開始是避談中國，而只聚焦於人權與集遊法。但是等到太陽花運動爆發，「自己國家自己救」的口號之所以盛行，即是顯示了年輕人將對岸視爲明顯的威脅。相對地，香港人所感受到的「中國因素」是在於新移民、自由行觀光客、水貨客，是從內部就破壞了香港人所珍惜的社會秩序與價值。也因此，香港社會運動出現了左派／右派、本土派／大中華派的分裂，這項分歧在雨傘運動中更形激化。



在佔領立法院之後，台灣的在野黨採取了支持學生的立場，提供各種學生所要求的物資，避免介入運動的決策過程。相對於此，香港分裂而彼此競爭的泛民政黨則是各懷鬼胎，溫和派的泛民試圖抑制佔領風潮，要求提早結束散場，而激進的泛民則是煽動群眾，以製造衝突的方式，試圖從學生手上爭奪運動的主導權。太陽花運動面臨的是分裂的國民黨，馬王鬥的政治紛爭提供了運動者許多可以操作的政治槓桿；然而，一旦北京政府表態支持梁振英，雨傘運動就是面對一個團結的對手。在台灣，立法院附近商家與住戶較少，佔領運動比較不會擾民，而且立法院是國家主權的代表，執政者是面臨更大的壓力。在香港，金鐘、旺角、銅鑼灣等佔領區擾亂交通，而且影響商家生意，因此，特區政府更能以民意來壓制運動者的訴求。

最後，就算香港特首與建制派再怎麼胡搞瞎搞，現行的半套民主體制就是確保了泛民不可能掌權，

無法取得立法會過半的席次。相對於此，台灣已經建立了競爭性的選舉制度，執政者如何因應大規模抗爭將會影響他們接下來的選情。因此，梁振英可以絲毫不顧自己的民調低落，甚至大力抨擊民主運動，因為他是代表北京政府，而不是香港人民；相對於此，就算馬英九不可能再連任總統，他還是或多或少要為國民黨的未來負責。

因此，太陽花運動享了許多先天有利的條件，這使得台灣學生比香港學生付出較少的代價，卻取得更多的成果。

● 希望在於改變

從這樣來看，香港學生的失落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台灣學生固然有種種的「運動傷害」，但是還沒有經歷到那種無助與無奈的絕望感受。

儘管有各種事後的反挫與分化，我們仍不能說雨傘運動是一場以失敗收場的運動。畢竟要評估一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實際改變，仍有許多種的評判標準，不同時間點的觀察也會獲得相異的結論。就以2008年野草莓運動為例，在其黯淡收場的時刻，所要求官員道歉、下台與集遊法修改，完全沒有獲得政府的正面回應。但是這場學運卻埋下許多未來的種子，新一代的學生領袖誕生，各大學的異議性社團紛紛成立或復甦，大學生關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重新浮現。沒有野草莓的辛勤開拓，就沒有後來茂盛綻放的太陽花。

同樣地，雨傘運動也在這一代香港大學生開啓了新的思考方式。一位大學生告訴我，因為親眼看到許多香港市民踴躍捐助物資，非常感動，開始反省以往所相信的菁英主義。唸一間好大學，接下來找一份得體的專業工作，原本是他的人生規劃，現在他需要花時間再想一想自己真正要追求的價值。另一位學生則是清楚看到自己的脆弱一面，也意識到自己能力的侷限。原本他寄望一場轟轟烈烈的佔領運動可以徹底改變沈悶的香港社會，但是現在他知道這樣的期待是不夠務實的。接下來，他希望自己能在專業領域更加投入，以後會更能力來參與社會改造。事實上，更有許多完全不看政治新聞的學生，在經歷了雨傘運動的洗禮之後，也喚起了他們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

有一種悲觀的論調，雨傘運動動用了近年來香港公民社會所累積的能量，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結果反而消耗民主運動的老本。因此，未來很難再有這樣規模的運動參與。我認為，這種看法的錯誤在於將公民社會視為一種存量有限、容易枯竭的資源，然而，更多青年世代的覺醒與關注，將會在可見的未來深化公民意識的廣度與深度。

早在雨傘運動爆發之前，香港學聯就提出這樣的口號：「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的確，無畏胡椒水與催淚彈的香港人民帶來了希望，他們的抗爭也從此改變這座城市的命運。在雨傘運動

之後，或許比較貼切的講法是「希望在於改變」，因為不少香港青年人已經啓蒙，到處都有那些孕育新生命的胚胎，靜靜地等待著未來開花結果那一刻的到來。



瀏覽次數：3270

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讚 476 人說這讚。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讚的人。

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何明修，1973年出生於台北西門町，目前任教於台大社會系。走上社會學這條路，原先是由受到艱澀、但充滿想像力的抽象理論啓發；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覺得社會學的趣味，在於理解人生百態，解答人間形形色色的苦難。

您可能有興趣的文章



2015/08/17

1,334

李應元、陳鴻達：別讓墜落的中國經濟K到頭